



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

17



凤凰出版社

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

17

各地
江苏



凤凰出版社

卷三 日记

吴清卿太史日记

吴大澂原著 丙子季春溶卿氏重订

据李则纲氏藏抄本

四月初一日，晴。至曹胡徐桥粥店内给发利一上图贫户粥米，计大小口折实七百八十余口。午后，闻常州警信，何宫保有欲退省垣之信，人心惊慌，外祖将眷属徙至太仓。是夜登舟。下午归家。

初二日，晴。午后至仁孝里。微雨，至萧家巷董氏答孔醉棠不值。晤董半山，劝募利一上图粥米。暮归。

初三日，晴。在承天寺给发粥米，与莲舫叔祖谒都太仆祠。午后至仁孝里，与顾寿卿至萧家巷□□当内，劝募粥米。至元妙观斗姥阁，见外祖归，闻间门外有马队溃兵百数十人，手持军器，由南濠大街结队联行，并有女人骑驴、携带孩儿；又有丹阳小车杂沓其间。不知何人所带兵勇突如其来，市人惊骇异常。

初四日，雨。间门店铺闻溃兵在城外骚扰，俱各闭门不敢卖买。清晨至仁孝里，旋至观前山门巷口，晤庄松轩。是时临顿路及元妙观前市面照常，忽播流言，人声鼎沸，市上行人争先匿避，不知所往，如有人追其后者；店铺人家同时掩门；顷刻之间，城中传遍。及风气稍定，询之并无所事，惟间门有溃兵数人持械欲入，为城内兵勇阻住，斩杀数名而已。午后有马镇军兵勇入城，自中市至间门城门，所有绸缎、洋货各大铺俱帖衔条，有书马某文案处，有书马某第几队某兵某勇，计一二十处，以为兵勇屯扎之所。自此城内哄然罢市矣。春畬叔祖于昨夜骤病，是日已刻身故。午后余至皋桥探问消息，遂至杨家院子巷吊春畬叔祖。夜间城外兵勇放火烧毁房屋，彻夜火光烛天，见者胆寒。

初五日，雨。连日城内居民闻警迁乡者，接踵而出娄、齐两门，肩摩毂击。城门拥挤，几至不能容足。三叔父欲奉祖母移居周庄，余往仁孝里唤船，适维乔表兄自太仓归，外祖命余同往太仓。约于午后登舟；外舅闻信紧急，即欲迁避。是日舟子四散逃匿，竟至无处雇船。因至仁孝里与维乔表兄商酌，遂率全家附舟而行。

是夜停泊娄门舟中，上下二三十人。三叔父奉吴太守札谕：召募句容人为勇，先有二百余人，勇目邢恒胜统领，拟于初六日齐集点名。

初六日，晴。至早自娄门放舟，一路塘岸难民络绎不绝。下午舟泊后仪镇上。夜饭时，忽闻隔塘孙家港盗起，乡人鸣锣为号，一噪而前，舟中人为之股栗；顷之稍定，闻获广匪三人。

初七日，晴。至早自浚仪解维至昆山北门外上岸进城，出东门外登舟。午刻至太仓，与维乔表兄同进西门，为盘查局所阻。少待片刻，城内徐燮堂家人来招乃入。至痘司堂前徐寓，见母舅及陆子方姨丈。少顷外舅率同眷属到寓，寻觅房屋，看定徐燮堂寓西钱氏空屋一所，内外八间，遂挽俞子羹、蒋亦谢居中租定。两公俱太仓人，俞即桂坪先生之侄，蒋乃燮堂所识也。每月租钱六千，外舅眷属即于是夜搬入。

初八日，晴。同维乔表兄出太仓西门外放舟，有苏人杨春林附舟同归，画人杨柳谷之弟也。酉刻抵娄，则城门已闭，即泊水关外，相与枕藉于舟中。

初九日，晴。城启而入，至仁孝里，见外祖及母亲，知内子及三弟妇已于初六日随同味菴叔母、五叔母偕住周庄。到家见祖母检点行李，定于明日同赴周庄。三叔父所带卫勇共有四百二十名，已奉吴太守谕令登陴，自阊门至齐门城上设帐四十二处，所有器械及灯笼、旗帜尚未整齐。阊门城外自初四夜放火连烧两日，内外隔绝，不通音问。阊胥两门至是日始开，探知汪小樵姨丈家中仓皇避至狮山，陆子方姨丈之祖母，亦有亲友扶出避在葑门外某村，余不尽悉。所烧房屋皆系昔日繁华之地，山塘、南濠一带，尽成焦土。当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尽者，不知几何；至亲戚友大半无从查考，闻之实为酸鼻。询系马镇军所烧，城外广匪乘机抢夺，四乡百姓遇有广东人即时擒杀，亦不可胜数。有传马镇军为假马大人之谣，连日人心惊惶不定矣。闻何宫保退至常熟，百姓不容，又往江阴，张军门玉良已退浒关。午后至柳巷，检得床铺及用物几件，唤人送至虹桥浜船上，托维乔表兄带至太仓。至石岩桥宝晋斋刻字店，催戴笠农丈所托朱卷，约于明日送

来。至元妙观斗姥阁晤王金圃艺林叔祖、曹逸斋诸君子，寥寥数人，诸绅中惟外祖及汪枚生两人而已。旋至仁孝里作书寄外舅，交维乔带去。薄暮归。五叔父及晋卿弟已往舟中，住宿新学前。

初十日，阴。至早随祖母、三房叔祖母、庞祖姑母同至新学前船上。是日芦墟船一只、青浦船两只、戴家伙船两只、枪船两只，七舟同行，斜风挂帆，申刻抵周庄镇。祖母以下俱住杨家潭东首陶氏新屋，三房叔祖母以下住戴笠农丈棠巢旧居。

十一日，晴。庞润伯表叔及三弟雇舟入城。李福坐青浦船带枪船两只后开。及暮闻高淀有溃兵掳船，纷纷逃下，心颇疑之。陶氏新居床铺不舒，因将内子、三弟妇及两妹寄居葑门外伯祖家新屋朝南披厢。

十二日，晴。至早李福船回，云至高淀闻有溃兵冲下，退往邓村，顷回周庄。片晌时即行开往，仍拟进城。午后和卿弟同顾馥卿来镇，知张璧田军门已于十一日带兵进城，防守无锡之贼尾其后矣。薄暮庞润伯及三弟至，三叔母、姑母、守愚二叔及叔母、雅三三叔俱至。是日城内惊扰不堪，幸葑门外河面安稳无恙。

十三日，晴。至早出门，有乡人泊舟杨家潭，为韩履春载物来此，即欲开往葑门，余附其舟，由陈湖出塘浦至谢塘，见乡人持械夹岸斩杀溃兵数名，投尸荡中。前行里许，遥见火光四起，连亘六七处，岸上人呼舟子勿进，共传长毛已陷省城，将信将疑，万分焦灼。婉导舟子冒险而行，泊舟黄石桥登岸，见徐家湾一带土人有负米者，有载酒者，有搬移家伙物件者，络绎不绝于路，闻系米店、酱园无主之物；间有城内逃出者，询知抚辕已被焚烧，蔡小渔署方伯单骑出葑门，庆中军名春亦乘马冲出，面带刀伤。昨夜自胥门混入沿街焚掠者，不知是贼是兵。路遇行人，给以白布尺许，唤令随行，领至典铺殷富之家，帮同抢掠；并闻吴衙场典当及葑门彭氏俱已被劫等情。途人再四阻余，余以一母一兄及三叔父尚在城中，欲舍不得，欲往不能，徘徊中道，又以祖母在乡，未免挂念，不敢轻生而入，忧心如焚，肝肠欲裂，不得已乃痛哭而还。嗟乎，重闺在上，膝下无儿，自顾一死重于泰山，因遂匍匐登舟。适岸傍有数人伥伥无所之，或欲至谢塘寻亲，或欲往甬直觅友，载之同行。过谢塘镇访张艺芳家江粲堂亲戚，无从问讯，余亦同至甬直，舟中七八人，相对涕泣，面色如土，一棹咿哑，如辞柯之叶，随风飘荡。得诗一首云：“一身那敢惜，骨肉竟流离。兄母今何在？死生还未知！城乡千里隔，锋镝万分危。回首肝肠断，家园从此辞。”维时暮色苍然，由吴淞江口抵甬

直登岸，问至王日新栈，见生甫师全家俱在，夜话良久，与生甫师同榻。托毛稼园雇定鸭船，于明早开至周庄。

十四日，雨。黎明即起放船，午刻抵周庄。知外祖已于昨日来镇，问知十二夜间张璧田军门登城，招放兵勇入胥门，寅刻杀声动地，相戒长毛已到。外祖尚卧，家人顾福华福敲门而入，扶至枪船，仓皇出葑门，城上乱石投下，几至沉舟。午刻至周庄，母亲尚在外祖母家中，未及出城，三叔父及大哥亦无消息。

十五日，晴。吴平斋太守亦于十三日黎明逃出，潜匿太平桥堍费玉成家小楼上。外祖往晤，见有徐中丞札，欲往上海请借夷兵。外祖嘱余代写郡绅公启，托吴平斋面交薛觐唐方伯，请援兵也。

十六日，晴。潘东园自金泽来镇，闻薛方伯已至葑葭浜。外祖恐吴平斋与薛相左，更作一书与东园两人出名，请其即日带兵进剿，早图恢复。嘱余带信前往，面陈一切。未刻坐枪船，至陈墓镇锦溪桥停泊，候彭楚翘姻叔。是日有上海炮船勇目陆雄，因有失散炮船十八号不知何往，欲至葑葭浜寻访，遂附余舟。据云徐中丞为张璧田军门挟去，蔡方伯单骑出葑门，乘一小舟至宝带桥，再雇舟往松江矣。

十七日，晴。黎明由陈墓放舟，已刻至干墩镇，午刻至葑葭浜，见有上海炮船八九号，勇目陆雄招呼而去。遂至卡傍停舟，见王叔畦观察名庆勋浙江候补道前署严州府正堂带勇千人在彼盘查。方筑土城安营设卡，知薛觐唐方伯因许信臣乃钊到此面商，已于十六日同往上海等因乃归，抵暮至周庄。

十八日，晴。三弟带同枪船四五人往葑门探问消息，至黄天荡，遥见五色旗帜从绿阴中鼓噪而前，屋后火光炎炎，延烧数处。村人四散逃避，俱载小舟聚泊芦中，系土匪勾串长毛出掠九图内村庄，枪船不敢登岸，引棹而归。抵暮至周庄，备述情形，爽然若失。回望城中，恨不能插翅而飞。抚膺抱痛，涕下如縻。

十九日，晴。闻江长贵镇军带兵数千自浙来苏援应，驻扎平望。

二十日，晴。曹陶轩自娄门外金家村遇匪抢掠，挈眷而来，借居杨家潭韩氏间壁。

二十一日，晴。午后韩维乔表兄自横泾到镇，顷间姨外祖母及母舅陆子方姨丈上下人等俱至，外舅亦移家来此，余与外伯祖商借陶葑坪兄行内之有真意斋，即与外舅往看，借居四间一披，每月租金制钱二千七百文，

即于是夜搬入。

二十二日,晴。

二十三日,晴。 闻车坊、谢塘一带乡民愤贼抢掠,聚众对仗,长毛退回城内,不敢出掠。吴江城内迁徙一空,县官住宿船上,潜避同里,日内并无溃兵过境,稍有焚掠,俱系近乡土匪。 午后,外祖嘱余至金泽陆氏,已经潘东园与陆雪亭言明助米一百石为枪船经费,嘱余持函带舟往载,暮至金泽镇,晤雪亭兄及利生、谱琴两君,系雪亭之侄,谭至夜分,雪亭恐米粮出境乡人訾议,欲插采办军饷旗子,又欲陶恒升行内人来出面,方可巢出。夜宿舟中。

二十四日,晴。 黎明乘小舟至周庄,于陶恒升行内招一朱姓同往,并带奉宪采办军饷小旗三面;适晤维乔表兄,亦同舟而行。 午后至金泽镇,晤陆雪亭兄。适潘东园亦在,随即斛米下船,至周庄已昏暮矣。赵紫卿姨丈、韩兰卿表兄,自芦淀挈眷同来。

廿五日,晴。 益生烟店吴老瑞于十七日城内逃出,来寓周庄,曾为贼目掳至周急局内,扛取油米一切物件。曹陶轩之胞兄梅轩亦与同胁一处,贼目怜其力懦不任肩挑,令两贼押送出境,梅轩因妻离子散,又为小长毛刀击受伤,痛不欲生,出城后即投水死。与吴老瑞同出者七八人,张姬同向生妹来镇,初张姬辞归陆墓,三叔父以向妹嘱伊带去。贼至陆墓放火抢掠,张姬又带向妹逃至太平桥,趁一小渔舟渡洋澄湖泊芦苇中。闻跨塘桥有长毛扎住,怯不敢行,适邻舟有周庄枪船,许以洋蚨六枚,遂附而行,黑夜过外跨塘,清晨来此。三弟又同数人假装至葑门探信,何宫保桂清、蔡方伯映斗、吴太守云俱在上海议借夷兵,闻尚犹豫未决,迄无定局。元和令冯树勋亦已逃至上海,吴令沈伟田逃住浙省,长洲令李翰文先已奉差在外,不知又逃何处。唯中丞徐有壬、署廉访朱钧,未知下落,或云两宪并皆逃出城外,或云中丞为民斩杀,传说不一,未可凭信。

廿六日,晴。 昨晚有巢湖船百余号,由甬直陈墓、驶至周庄,连樯而下,居民望见惊恐,后费玉坐枪船迎问,有郑葛二公,素与费玉熟悉,乡人向知郑驼背之名,共相认识,即系史道台所管带,由东瀛至无锡与贼打仗,因张玉良败退苏城,亦即开散,现存百余号,无处停泊。故至周庄招费玉以为暂避之计。今晨费玉带同郑驼背至陶恒昇店内,与外祖晤面,寓甬直之陶浜。顾肯堂表母舅信来,知廿一、廿二两日,甬直、车坊、谢塘、唯亭一带乡民聚众杀贼,直逼葑门城下。因无官兵接应,不敢轻进,长毛退入城内,并

未施放枪炮,伊即亲往上海请兵;并知大宪已委元和令冯树勋来周庄商办民团,督带费玉枪船等因。吴平斋太守信来,知夷兵助顺一举,虽经出奏,尚无定议,性命呼吸之间,死者不可复生。而三年之艾,缓不济急,尚得回生丹以续一线之气乎?天意如此,人谋如此,尚复何言,尚复何望。信中带来告示十纸,并未提及官兵二字,人得人失,视同秦越,可笑可恨。闻城内长毛一股由吴江而南八斥、平望蝉联而去,并不杀人抢物。又闻平望有官军抵御,昨夜炮声不绝,长毛折回吴江。午后,外祖命余同至雪港晤沈诵莲,彼处雇募枪船三十余号,本村团聚乡民数百人,所发探船消息甚确。暮归,三弟探至高淀,舟子不敢行,因至车坊停宿一夜,今日仍回周庄,彼镇乡民曾毁贼营一座,烧死廿余人,夺获炮位两座;三弟又见斩杀奸细两名,皆系苏人。

廿七日,晴。冯树勋自上海奉委来周庄督带枪船,劝办乡团,带有鸦片烟土四十余个,交费玉变卖以为枪船经费。又有吴府札谕数道,分送车坊、谢塘、甬直、陈墓等处。沈诵莲来周庄,探知长毛所过吴江八斥、平望一路,向南杳无贼踪,并未杀戮。遥见平湖、嘉兴一带火起,知贼烽已望南而去,延入浙境矣。闻何宫保出奏苏垣失守情形,以为苏城毫无整备,以致贼至即陷,文武官员不知下落;唯蔡映斗带勇出城抵御长毛,身受重伤等语,深怪吾民不放宫保退入苏城,故致失守。当此危急之秋,尚复文过饰非,不知引罪自责,是何肺肝?不知省城之失,一误于何宫保之不守常州,望风而逃;再误于张玉良之纵兵入城,开门揖盗;二公之罪,死有余辜。至于许乃钊之勾串张玉良,贻祸苏城;蔡映斗之刚愎自用,弃城而逃。此皆人人共见共闻,无可掩盖。乃宫保以蔡映斗同乡之谊,尚思委曲成全,殊堪痛恨。外弟嘱三弟写信二函,一寄彭咏莪相国,一寄潘星斋侍郎,将苏城失守实在情形,详细告之。

廿八日,晴。云港探船来称:昨日探知葑门城外遇贼七八人,手执两旗,施放洋枪,并无铅子,因即对贼开放抬枪。适城内长毛蜂拥而出,遂归元和令冯树勋同韩履春亲赴陈墓、甬直劝办乡团。潘东园来自白鹤港,知菴葭浜王叔彝观察所带之勇已经溃散,闻长毛冲至昆山而南,白鹤港与菴葭浜相近,皆昆山至上海、松江要道也。沈伟卿自甬直来镇,借宿一夜;伟卿于廿三日出城,城内逃出皆装乞丐,无可携带,守城长毛搜索无遗,始准放出。城中大厦及门户稍宽者,皆为贼馆,捉人抢物,积聚馆中。

廿九日,晴。陶子春亲戚自嘉兴归,述长毛于廿六日已刻陷嘉兴府

城，嘉兴县令彭祖寿号菊尊，相国之子于三鼓时在三清闸手放三炮，见贼已至，入城自尽云云。毛稼园、张远知自甬直来周庄，探问消息，和卿二弟附舟而去，欲由甬直附便至上海也。晓沧、符卿两叔自杨庄移家来此。

五月初一日，晴。元和令冯树勋自甬直回周庄，即赴上海，颇有浮言。外祖移居雪港。

初二日，晴。暮雨。和卿二弟自甬直回周庄，王生甫师全家俱来，暂住舟中。知昨夜有土匪二百余人，假冒红头，焚掠甬直东北之渡直，乡民一见而溃，甬直镇上纷纷迁避。是日天气酷热，日光如火，毛稼园姻叔夫人王氏病歿舟中，王织云姻丈之女也。

初三日，雨。为毛稼园经理丧事，于舟中成殓，暂厝于油车河头之公地，即雇匠工砌一小屋以蔽风雨。闻吴江有长毛自南而北，因在浙境为乡民所败，欲返苏城招集党援。又闻太仓州城于前月廿八日失守。

初四日，自辰及午大雨倾盆，城中逃出难民陆续而来，问知艺林太叔祖、金培之俱为长毛掳去扛米，春生太叔祖在街亲扫狼藉米谷，为贼牵去，周湘芝仰药而死。外祖家人自雪港来镇，作书一函禀外祖，因闻外祖住宿舟中，恐其局促受病也。

初五日，晴。外伯祖与费玉至雪港，招余同往见外祖于舟中，晤谈片晌，外伯祖先归。午后，外祖与母舅及余同回周庄，闻甬直乡团与红头土匪抵御，斩死八十余人，乡民亦受伤二十余人。

初六日，晴。外祖与母舅仍往雪港。

初七日，雨。外祖来信：知曾涤生名国藩已授两江总督，薛觐唐焕已授五口通商大臣。薛公于初四日由上海赴南翔、太仓，直抵昆山，带兵四五千。闻石门有官兵屯扎，长毛败回吴江。

初八日，半阴半晴。闻长毛啸聚吴江城内，同里镇上纷纷迁避，或传曾涤生制军已抵无锡，闻吴江城内长毛尽回省城。三弟至雪港见外祖，余作一禀请外祖亲至昆山一带，与薛觐翁面商一切。

初九日，晴。薛觐唐钦使在南翔与长毛开仗，大败而回，退至野鸡墩。午后在陶恒昇店内，费玉来言庞山湖有长毛连檣而下，欲扑同里镇，费玉因带枪船数十号，亲往同里，后闻彼镇乡团廿四局齐心奋勇，长毛退回，夺回船只、器械等件。寄上海顾翰香、程藻安及稚梅叔信三封。有范姓自城内逃出，知长毛伪忠王传令百姓造册呈送，有善士数人具呈请设收埋总局，因立一所，不许长毛擅入，所有亲友相识者尽避于此，嗣因人多粮米

不继，一日给粥两餐，存活无数；后又添设惜字局亦如之。益大烟店王德福由城内被掳至阊门外，旋复逃脱，自木渎而至香山，辗转来此，据闻锄梅叔祖被胁在启昌烛作内监造油烛。

初十日，晴。雪港抄来上海信一纸：两江总督曾国藩带兵五千，由长江来，已到镇江；提督岳年廿四岁，德□人，武状元出身，兵部大堂杨光麟正白旗人，工部大堂张祥河松江人，刑部左堂吕桂孙常州人，户部侍郎桂桔麟厢红旗人，御前侍卫李万春成都人，御前侍卫吉灵阿正蓝旗人，侍卫朱殿标同安人，侍卫魁额麟厢红旗人，带京兵九万二千航海而来，俄罗斯兵二万四千，何桂清拿解来京，两江总督薛焕暂署。昨夜三鼓时，费玉自同里回，彼镇庞山湖一带并无长毛，亦系土匪假冒红头，其中小袖广东人居多，费玉留枪船十只在彼防守。

十一日，晴。有元和县冯树勋差人来周庄，据云初七日在上海，已闻俄罗斯兵数百名陆续到上海矣。同里人寄来伪示一道，黄纸蟠龙边，约方三尺余，附录于后：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为淳谕四乡百姓举官造册事：照得軫恤不深，则招安不力，而恫瘝既切，则绥辑弥殷。本藩前抵苏郡，查尔百姓当大兵云集之时，多有流亡失所之惨，每一念及，痛不可支！业已委令逢天安左同检在此镇抚，已经淳谕在案，谅尔等已共见共闻矣。但不举官则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何以为安抚之地乎？为此再行淳谕，仰尔百姓一体知悉：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其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盖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尔等一面开造民册，一面将所举之人，令其概行来城，听候补【铺】派。兹并将册式粘后，限五日内照样造齐，呈送阊门外总局查核，以便给发门牌，则尔民得安堵之常，本藩亦慰抚绥之念。从此四方鳩聚，采菑无行野之伤；比户燕安，绵葛无在河之叹。倘敢违延，定行发兵问罪剿洗，以为抗违者戒。尔百姓其各懍遵，毋负本藩淳淳叮嘱之意可也。特此淳谕下有朱书一大遵字。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初七日此行及首行俱系印就年月日填。年月上盖伪印一方，高四五寸，横阔二寸余，两旁蟠双龙，中有楷书文一行曰“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秀成”十八字。此等作为，此等文字，显系村学究手笔，藐兹小丑，伎俩止此，并假仁假义四字装点不成，堂堂官府不知何故畏之如虎。我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培养士气，不意一旦坏败至此，须眉男子无一点血性，待贼一到，甘心受辱，

俯首听命，曾妇人女子之不若，岂以天降妖魔，由人自招，假手于贼以成此劫运耶？后有览者，纂集稗史，采而录之，定当付之一笑。善八股而不读书，科举所以误人。观此伪示，仍不脱八股习气，描头画角，似是而非，此天下最可弃之物，而贼复收之以为宝，皆贻祸苍生，伊于何底？贼之底蕴，可见一斑矣。

十二日，晴。 闻同里镇查获奸细十五人，先后枭首示众。

十三日，晴。 关圣帝君诞辰，余至僧堂桥关帝阁上拈香虔诚默祷以祈灵佑。有舟子来自双塔，据云：青浦县城于十一日夜间告警，城上白旗一扬，四面火起，城中奸细内应，顷刻失守，贼势蔓延，如火燎原矣。闻甬直迁徙纷纷，仍系土匪抢劫，非真长毛。

十四日，晴。 闻土匪及广勇在甬直之蒲包村大张旗帜，意欲焚掠甬直。费玉自带枪船十只至甬直侦探匪踪，有人传抄伪忠王告谕一纸，上有“忠王淳谕”四字，下列十行廿句，每句六言，附录于后：

本藩恭逢天命，
统师克复苏城。
现下城池已克，
急于拯济苍生。
除经严禁兵士，
不准下乡等情。
为此剴切先谕，
劝尔百姓安心。
不必徘徊瞻望，
毋庸胆怯心惊。
照常归农乐业，
适彼乐土居民。
绅董可速出首，
来城递册投诚。
自无流离失所，
永为天国良民。
因有官兵来往，
尔民导引须勤。

军民各不相扰，
各宜一体凜遵。

十五日，晴。上海顾翰香来信，有锄梅叔祖处旧婢桂花之夫在吾家被掳，乘间逃往上海。据云：十三日仓卒之际，家中上下人等，尽避就近小屋，三叔父稍有中伤，不至殒命，吾家已被长毛占住。渠自十五日掳去后，吾家消息不闻矣。长洲县李翰文、元和县冯树勋、吴江县田人熙，同由上海来周庄，并至雪港，邀外祖来镇。

十六日，晴。外祖及母舅、赵紫卿姨丈来镇，冯筱云同来。筱云与彭楚翹往陈墓角直劝办乡团，有十三日松江不守之信，未知确否。

十七日，晴。三弟由雪港往车坊，闻有难民逃至彼镇，亲往问讯。

十八日，晴。三弟由车坊归，述悉彼镇难民数百人，无一相识。祝秋波在彼督办团练，所需经费，先于祝氏当内自行捐备，毫无吝惜，其当照常开设，赎者免其出息，颇有定章。同里人来言：长毛由小港而来，又为乡人击退，追获小长毛一人，夺船一只。有洞庭山果船之便，作书一函寄秋涛太叔祖。

十九日，晴。冯筱云又来周庄，莱师叔母及润之弟、男女店伙十人由杨庄来周庄，彼处于十三日有长毛张黑旗而来，叔母等潜匿丛林荒冢间，为长毛所见，搜索无遗，掳去暄之二弟及店伙一人，润之弟因病得免，来镇后于富安桥达氏赁屋两间，并有何氏七八人同舟而来，亦与同居。有人自王江泾抄来伪示一纸，附录于后：

钦差大臣天朝九门御林真忠报国僚天燕邓 为晓谕四民向化各安恒业以全生理事：照得国军兴旺，必安民以固邦本，而安良以治民为先。现今我真圣主鸿福齐天，在金陵建都十载，正是万国来朝之际，四方向化之时，诚所谓天命攸归，非人能为之也。本爵奉行天讨，志在救民。出师以来，抗拒者必行诛戮，降附者悉与安全。现在苏常加【嘉】湖一带，已入版图。而余壤沿乡，或存首鼠之心，未备壶浆之献。今本爵统带圣师数千，驻扎王江泾，不行抄略，加意抚绥。诚恐无知愚民，造言生事，与天打斗，撞拒官兵，自取罪亡。尔等百姓明人自知思想，可知顺天者存，逆天者诛，量力几何？才智几何？以妖帅和春之养重，张国梁之奋勇，终于扑灭，天心人事，不卜可知。本爵就将苏省常加【嘉】无丹句及金陵重围而论，妖将张国梁、妖帅和春，文武盖世，来战数阵，兵败将亡，失守多地，退无容身，不但伊自延诛

戮之苦，忠孝不全；可怜各地良民，也离乡散家涂炭之苦，此非人强能行及，前定之劫也。况浙地人良善居多，其好善乐祸者，一乡不过数人，以此数人而累及无辜，此岂天朝安抚之初意哉？兹本爵转为尔百姓等筹一善策：在镇则安坊，择一公正绅董为长；在乡则安村，择一公正明民为长；投诚进贡，按户造册。本爵给发门牌贴各户，严禁官兵，不许下乡滋扰，俾尔百姓率其父母妻子，复旧业而全生理，何乐如之？倘或执迷不悟，畏罪迁延，本爵先理而后兵，断难宽假，大兵一至，玉石俱焚，此乃本爵殷殷劝化两全之意也。速宜凜遵毋违，特谕。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日给

又有人传钞朱家角伪示一纸，系青浦城内所给，并录于后：

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门御林真忠报国绍天裕【豫】周 为海醒四民各安恒业无怀观望事：照得吊民伐罪，端藉仁义之师，除暴安良，以救生灵之苦。溯查妖朝本属异类，窥窃前明神器，扰乱中原，生民深受荼毒，难以枚举。是以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命我天主降凡，宰治天下；深悉民间困苦，特兴仁义之师，定鼎金陵，归顺天命。本爵恭奉王命，并认天安大人珍命，统带雄师，坐镇斯城，抚安黎庶，业已严禁官兵，不准下乡滋扰。胡尔百姓不思如子趋父而反远避他方？令彼转徙无定，令我寝馈难安？为此特行海醒，仰尔子民人等知悉：自醒之后，各务尔农，各归尔宅，或筐筐以陈，奔走王师之侧，或食浆以献，供拜马首之前，造册投诚，完粮纳税，各守恣诚，毋怀虚诈。至若发肤笃于毛里，切勿令其毁伤；须眉各自形生，讵可轻为剪伐。行见一统山河，群导太平服制；钦崇正道，共习天国规条。凜之慎之毋远切醒。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廿三日醒。

薄暮枪船自角直退回，知彼镇长毛已到，东西两栅俱被放火掳掠，镇上人家有船可避者，并至陈墓，是日巳午间事也。余与王翰潮、陶冶孙两君至北栅桥，遥望火光，其势渐杀矣。

二十日，晴。至港西陶恒昇行内，见外舅晤谈片晌。沿港船只半日间停泊拥挤，俱由角直、陈墓移泊来此，船上皆有眷属。角直王日新典友尽来周庄。下午闻长毛尽已折回角直镇上，稍有焚掠，或云为乡人击退，尚无确音。

廿一日，晴。余与内子及三弟夫妇、两妹由韩氏移居对门陶氏新居，因江粲堂、黄润泉、庞润伯三君俱已他徙，房屋稍空矣。午后忽有上海船寄来三叔父手书，欣知吾叔被陷在城半月，于廿七日出城，至昆山相近，望北脱逃，历渡五处塘河，始达石牌镇。适韵泉叔祖挈眷到镇，遂留住半月，身

体复元,迁至沙头。五月十七日,由沙头至刘河,绕罗店、大场一百卅余里,方到上海,寓同益栈顾翰香处。并云大兄尚在城中,不久亦可得脱。吾母闻在蒋氏三叔出城之日,尚未见过。大兄欲往见面,徐图出城,相见之期在迟早间耳。七房妇女俱住殷宅内。锄梅叔祖昼则在街,夜间随处住宿,家中房屋俱被贼占,一切物件扫地无余,在城年壮、年轻者皆尽被掳去,能书写者不致吃苦。否则扛抬重累,亦难尽活。此书即十七日所发,读之不觉泪下,杜老所谓“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乱离之诗,情景宛然,不意吾家骨肉,竟罹此劫,尚幸祖宗之灵,得保无恙。他日吾母、吾兄生离虎口,一家团聚,月缺重圆,淳之所以不敢即死,偷生苟活,亦冀有此一日耳。是日作书一函,累纸连篇,书不尽意,宵窗炳烛,忽喜忽悲,意之所及,拉杂书之,不知是泪痕、是墨痕也。夜雨。闻平望、吴江一带有炮声,王式之姻叔自甬直归,述长毛一到即回,所焚房屋,因无人往救,延烧未熄;日新典内并未被焚,抢去物件十之六七矣。

廿二日,阴雨。昨夜偃息在床,辗转反侧,蚊声鼠迹,扰扰枕边;一灯如豆,风雨潇潇,明发不寐,得诗二律,录寄三叔父,附书于此:“卅日无消息,传闻讯未真。忽看书到手,欲读泪沾巾。间道纡回达,孱躯困苦亲。申江来往便,欢聚一家春。”“自从城陷后,日夜望官军。筮卜终云吉,肝肠痛欲焚。万金书乍得,举室走相闻。兄母知无恙,何时去贼氛?”是日又写信寄三叔父。

廿三日,雨。闻费玉欲开枪船至上海吴平斋处,因将前函托船上带去,由吴朴望平斋之侄转交三叔父。连日炮声不绝,闻系湖州绅士赵某招集湖北勇与贼打仗,颇为得力。由平望直抵八斥,长毛大败而回。适同里镇上乡团进至庞山湖,见贼带伤而逃,从旁开放枪炮,该贼猝不及避,轰毙一百余人,存活无几。

廿四日,晴。三弟及和卿二弟乘枪船之便,同至上海,并有永昌徐氏差来外委蒋公,欲至上海投递公文,亦与偕往,其文系永昌泾办理义团委员即补分府杨、同知用拣发县正堂王、两公禀抚宪薛及上海道吴,阅其禀稿,知永昌董事徐佩璋、徐佩璠等,自备资斧,挑募壮勇五百名,四月十四日未刻,太平桥一带土匪、溃勇抢劫通浩典当,经议叙盐运司运同衔徐佩璠、花翎候选郎中徐佩璠,带勇驱逐,格杀十余人;沈垫桥通源典当同日被劫,徐佩璠等移勇往拿,各匪已散,赶杀一名,即系首犯张古董、夏家潭人。十六日有贼数百人焚掠齐门外寺前地方,直至五龙泾,经徐佩璠,徐佩璋、广东

肇庆协中军都司张雪麟带勇三百，并令勇目穆雷、陈堃传集上下九、上下廿五等图民丁一千，前往迎剿。自辰至未，该逆向东败去，适蚬子山民居惠山带领二百人，由阳城湖西上前来接应，格杀长发卅七名，生擒两名，夺获贼船四只、抬炮两尊、鸟枪一杆、大红方旗二面、大黑方旗一面、伪军帅帽一顶、号衣两件，所有船中抢掠衣物、柴米，分给各丁勇以充赏犒。十八日，复有贼数百人，由娄门至东曹庄等村掳掠、放火，经董事徐督同蚬子山民丁数百人截杀，旋即败退。十九日至廿一日，各有贼匪一二百人或数十人，在西曹庄、五龙涇等处，均经徐董督率居惠山等击退。廿二日，大股冲出，由白荡至阳城湖，经光禄寺署正銜率侄监生徐显督同居惠山等会剿，水陆夹攻，杀毙长发廿余人，击毁贼船六只，夺获八九百斤大炮两尊、千斤大炮一只。廿四日，该逆千余人出齐门外寺前、萝卜坡至胡家巷等处肆虐，经徐佩璠带勇率领近图庄丁截杀，忽有逆匪二百余人，由齐门外潜出至五龙涇，闻报分勇迎击，因贼势太众，力难抵救，以致廿四团董事监生俞大纶、顾禹庭力竭阵亡，丁勇七人同时被害，幸天将暮，贼众回城，始克收队。以后商议分勇两路，齐门一路责成阙家场、赵汉等带领西路各庄丁防剿，局勇居中策应，是以廿五日以后至五月初四日，间有出城焚掠者，均经击退，不至猖獗。初五日，横港有土匪纠众抢劫，徐佩璠带勇前往，擒获九人。十一日，忽有贼自昆山回苏者，忽由阳城湖直扑蚬子山，居惠山等仓猝接仗，众寡悬殊，各庄丁因而败退，房屋均被焚毁。十二日，徐佩璋、徐佩璠、张云麟带勇及各庄丁四千余人，前往五龙涇、沈垫桥一带围剿，杀毙三十余人，生擒三名。该逆逃至白荡，丁勇尾追，击毁敌船两只，有伪忠王封条，夺获七八百斤大炮一尊、大黑方旗一面，余匪遁去。十三日黎明，董事徐佩璠、徐佩璋、徐佩英、都司张云麟复至白荡迎剿，该逆见丁勇势众，纷纷逃去，直追至娄门官渡桥，城外贼巢惊惶，自行放火逃入城内。十四五六日，徐董带勇仍至各处巡哨，未见贼踪云云。汪秋谷来晤，由甬直、陈墓避至周庄，暂借曹陶轩旧居住宿。午后至庞润伯表叔处画《问樵图册》一帧，为张问樵作；又扇面一，为叶艺卿作。夜间炮声不绝。

廿五日，晴。至外舅处晤谭。饭后在东恒昇，忽闻人声，仓皇走避，各铺门暂为掩闭，不知何事。顷之复定。闻是日费玉款神演戏，有童子与乡人角逐，一声呐喊，忽尔哄传，所谓草木皆兵，不寒而栗，无往不然也。

廿六日，晴。赵福厂姻叔病歿于孙家港，邀庞润伯到彼画容。程鲁南姑丈来晤，由双塔移舟泊此。下午至船上答之，润伯表叔归。至孙家港，

外祖卧病,寒热吐泻,欲邀韩莲甫诊视。

廿七日,晴。余与陶子春、费玉乘枪船至孙家港,问外祖病,热形似疟。间日一来,母舅亦染疟疾卧床。午刻归周庄。上海吴平斋来信,据丹徒田素荪禀称:冯子材镇军率同张殿臣旧部,将丹阳、常州、无锡一律克复,大兵直抵浒关等语。并云张璧田已抵嘉兴,贼势穷蹙,唯松江之贼尚在负隅耳。薄暮有车坊船来云有贼船数十号在独树河一带,车坊吃紧云。

庚申避难日记

佚名著

五月十七日午后，得杨舍信自鹿苑来，说贼匪已到朱家桥，离杨舍不过十余里。先是贼匪在申港，杨舍人邵老三、蔡某等率领乡勇数百名与彼交斗，被贼杀退，蔡某杀死，邵老三亦中枪溃散而退。贼见众溃，顿肆凶威，追杀乡勇数人，乘势直至朱家桥。杨舍人闻之，遂鸣锣告救，招集各处乡勇接应，直至鹿苑，鹿苑人写信送至黄家桥，塘桥一时惊恐。次日，塘桥镇有乡勇百余人往杨舍接应。又次日，鹿园镇有数十人到杨舍接应。当日贼势凶狠之际，杨舍人众被其杀溃之时，幸王元昌到，贼匪遂回，退归旧处。十八、十九日，各镇乡勇叙集杨舍镇，一同往西击贼，贼匿避江阴城，无从对敌而还。二十日，汇集各众再往申港等处击贼，贼遁去。而竹塘镇贼已放火，王元昌与二标【鏢】客随即率领人众径往竹塘镇围贼大杀，伤其千余人，斩首三百余级，贼匪大苦，逃窜而去。二十一日，王元昌标【鏢】客徐裕、许宝卿等领众击贼，在黄眉山峡内，贼大败，杀死无算，获其马数只，杀长发数十人。廿二日，徐裕独领数百人往前击贼，被贼围住，后队众人遂溃。徐裕杀死，失去乡勇数人，大败而回。廿三日，天雨。未曾交斗。廿四、廿五日，许宝卿领众击贼，贼在黄眉山峡见白旗乡勇到，蜂拥而下，及至相近，则大奔而去，我乡勇听许宝卿令，亦退回。

五月初，黄家桥黄冕卿率马大淦乡勇二十名，往西徐市局与许宝卿、徐裕共为领队，义勇十四日到柴门杀贼，杀其五人。

五月十七日，谢桥港有大船二只，据称陆建瀛子，其始船上人不多，后自西首小车上来二人或三人，连接多次。俱到此船。港中颇有别船望见屡次上人，别船不到，尽到此船，是以怀疑；岸上人亦见其如是，心中亦疑。于是上船去查，其主人自云：“我是陆建瀛子，某可【科】中式举人，与江阴县某同年。”众曰：“便是陆建瀛，众心痛恨，你是其子，要磔汝万段！”遂杀之。其一船要逃去，被关山东船上一炮，其船不能逃，共杀百余人。有妇女六人，自称咸丰三年，被其掳住，夜则取乐，日则关舱，此等贼是真长发，约定十八